
明史

明史卷三百十二　　　　　　　　列傳一百六十三

張瀚　　王國光　　梁夢龍

楊巍　　郭朝賓　　翁大立　潘志伊

劉斯潔　　趙賢　　石茂華

徐學謨　　曾省吾　王篆　朱璉

張瀚字子文仁和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歷廬州知府改大名俺答圍京師詔遣兵部郎中徵畿輔民兵入衛瀚聞立閱戶籍每三十丁簡一人而以二十九人共其餉得八百人馳至真定有司方與使者議相見禮瀚謂曰此何時也乃爭苛禮乎

遂入謁請使者閱兵使者驚曰何速也比閱精銳若
素練者益歎服廷議設兵備副使駐井陘以尹綸領
之綸借軍興名乾没不已瀚下教屬縣凡兵使者有
徵索毋輒應必白府有知縣違教立劾之綸亦訐瀚
於撫按言官閱之爲論罷綸瀚累遷陝西左布政使
四十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固原防秋兵及
期將還瀚留之須代不旬日吉能入掠擊敗之斬馘
五十餘甫半歲入爲大理卿進刑部右侍郎俄改兵
部總督漕運隆慶元年改督兩廣軍務時兩廣各設
巡撫官事取專斷不以關督府瀚請如三邊例乃悉

聽節制大盜曾一本寇廣州殺掠吏民詔切責瀚傳
總兵官俞大猷郭成倭明年一本浮海犯福建瀚遣
師往夾擊大破之賚銀幣已復犯廣東陷碣石衛叛
將周雲翔等殺雷瓊參將耿宗元與賊合廷議鎮瀚
一秩調用而瀚旋檄郭成進討復大破之獲雲翔詔
還瀚秩即家俟召五年再撫陝西明年遷南京右都
御史就改工部尚書萬曆元年吏部尚書楊博罷召
瀚代之奏請勅撫按薦舉有司毋拘資格帝稱善從
之秩滿加太子少保瀚爲張居正所引而素望輕進
退大臣多由居正指即出己意輿論或不協以是爲

御史鄭準王希元所劾而居正顧之專不納也及居正遭喪謀奪情中旨令瀚諭留居正又自爲牘風瀚屬吏以覆旨請瀚佯爲不喻謂政府奔喪宜予殊典禮部事也何關吏部居正復令客説之不爲動乃傳旨責瀚久不奉詔無人臣禮於是廷臣惴恐交章請留居正瀚獨撫膺太息曰三綱淪矣居正大怒嗾給事中王道成御史謝思啟摭他事劾之遂勒致仕瀚之推吏部也名居葛守禮朱衡後居正以守禮衡不附已而瀚柔易制故越次用之至是乃以忤居正去然後士論翕然歸重居正沒帝頗念瀚詔所司月廩

之年及八十特賜存問卒贈太子少保謚恭懿

王國光字汝觀陽城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吳江知縣躬秉廉儉以化移俗鄰邑有疑獄來質訊輒得情改儀封擢兵部主事調吏部歷文選郎中嚴嵩當國銓司多逢迎國光獨以清執聞累遷順天府尹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謝病去隆慶四年起刑部左侍郎拜南京刑部尚書未上改戶部尚書再督倉場神宗即位還理部事時簿牒繁冗自州縣達部有繕書輸解交納諸費公私苦之國光疏請裁併去繁文十三四稱簡便馮子部十三司自弘治迄來以公署隘

惟郎中一人治事員外郎主事止除官日一赴餘私居待遷而已郎中力不給則委之吏胥故弊益滋國光盡令入署即領差在京者亦入兼理自是職務修舉時邊餉告匱而諸邊歲出損益及屯田鹽課漫無可稽國光請勅邊臣核實且畫經久策以聞於是甘肅巡撫廖逢節等各條上其數耗蠹為損萬曆元年奏言今公私匱乏頭會箕斂無復遺策而額內之徵額置不問甚非計也國初天下州縣存留夏稅秋糧可一千三百萬石其時議主寬大歲用外計可羨銀百萬有餘使有司歲徵無缺則州縣積貯自豐雖水

旱盜賊不能爲災患乃今一遣兵荒輒留京儲發内帑良由有司因循姑息視存留甚緩苛事催科則謂擾民弊遂至此請行天下撫按官督所司具報出入存留通負之數臣部得通融會計以其餘濟邊有司催徵不力者悉以新令從事制可京軍交糧通州者艱於待候國光請遣部郎一人司之名坐糧廳投牒驗發無過三日諸軍便之天下錢穀散隸諸司淆亂無統國光請歸併責成畿輔府州縣歸福建司南畿歸四川司鹽課歸山東司關税歸貴州司淮徐臨德諸倉歸雲南司御馬象房及二十四馬房芻料則歸

廣西司遂爲定制先是三年京察拾遺國光爲南京給事御史所劾再疏乞罷帝特留之明年復固以請乃詔乘傳歸瀕行以所輯條例名萬曆會計錄上之帝嘉其留心國計令戶部更訂正及書成詔褒諭焉又明年吏部尚書張瀚罷起國光代之陳采實政別繁簡責守令恤罪官罷加納數事皆允行八年當考察外吏請毋限期日詔許之且命詿誤者聽從公辯雪尋以考績加太子太保明年大計京朝官張居正令實與中行等五人於察籍國光不能違國光有才智初掌邦計所建白多爲後法及是受制執政聲名

損於科給事中商尚忠論國光銓選私親故而給事中張世則出爲河南僉事憾國光劾其鬻官黷貨國光再奏辨帝再慰留而惡世則挾私謫儀真丞及居正卒御史楊寅秋劾國光六罪帝遂怒落職閒住已念其勞命復官致仕

梁夢龍字乾吉真定人嘉靖三十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戇直好搏擊首論吏部尚書李默廢法行私帝方顧默厚不問然自是所彈射無不摧敗者出覈陝西軍儲論故延綏巡撫王輪督糧郎中陳燦等廢斥有差及歷吏科都給事中劾兵部侍

郎殷學求督漕運無大臣節已劾貴州巡撫高翀湖廣巡撫陳仕賢庸髦皆坐除名又劾延綏巡撫董威薦舉失當亦論調帝怒禮部尚書吳山夢龍并吏部尚書吳鵬劾罷之四十年五月以災異考察率同官糾南京兵部尚書江東戶部侍郎傅頤兵部侍郎葛縉南京刑部侍郎何遷督漕副都御史胡植巡撫副都御史山西孟淮湖廣劉崙甘肅胡汝霖等不職於是東順植淮崙汝霖皆貶黜時尚書袁煒以青詞稱旨旦夕將輔政夢龍以煒非相才率其僚疏言相臣賢否關治道汚隆請毋拘資格敎在廷公舉名德宿

望之臣以光聖治疏入帝疑諸臣私有所推引責令
陳狀夢龍等皇恐謝罪乃奪俸而卒用煒入閣明年
擢順天府丞又明年坐京察拾遺出爲河南副使煒
之爲也河決沛縣尚書朱衡議開徐邳新河夢龍董
其役與役卒共勞苦會大疫醵金救療全活萬計三
遷河南右布政使隆慶四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
東先是遼東饑貧民多竄居登萊島中以漁爲業海
濱人及徼卒或憑陵之至相仇殺時出没爲盜夢龍
親歷沙門鼉磯諸島撫之海徼遂安是秋河決宿遷
覆漕糧八百艘朝議通海運以屬夢龍夢龍言海道

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有商艇往來其間自膠州至海倉島人及商賈亦時出入臣等因遣人自淮安轉粟二千石自膠州轉麥千五百石入海達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者由淮安至天津大要兩旬可達歲五月以前風勢柔順揚帆光便況舟中近洋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苟船非朽敝按占候以行自可無虞較元人殷明略故道安便尤甚丘濬所稱傍海通運即此是也請及今以河爲正運海爲備運萬一河未易通則海運可濟而河亦得悉心疏濬以圖經久又海防綦重沿海衛所玩愒歲久不加

繕紡識者有未然之憂今行海運兼治海防非徒足稗國計兼於軍事有補章下戶部部議海運久廢猝難盡復請令漕司量撥糧十二萬石自淮入海以達天津工部給銀爲海艘經費報可明年冬遷右副都御史移撫河南兩河盜賊充斥所司以獲盜爲功夢龍曰俟盜起獲之爲害大矣法當使之無盜盡九議行之盜悉平神宗初張居正當國才夢龍召爲戶部右侍郎萬曆二年改兵部出賛遼東有功將士五年以兵部左侍郎進右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時土蠻數入寇夢龍至鎮簡軍實修馬政築城堡慎擇

將領戚繼光李成梁皆宿將有功目無文法吏獨就夢龍約束夢龍亦推誠任之有功輒推美將士衆益心服明年三月成梁大破土蠻於長定堡帝爲告廟宣捷大行賞賚官夢龍一子已給事中光懋言此乃保塞屬邑夷窮而乞降者遊擊陶承嚳假犒賚掩襲之請坐殺降之罪本兵方逢時曲爲之辭於是夢龍等恩蔭俱辭免其土蠻三萬騎入東昌堡夢龍檄成梁擊敗之斬級八百明年冬寧前復警夢龍親率勁卒二千出山海關爲成梁聲援分遣兩參將遊擊復移繼光駐一片石邀之敵無所掠引去八年賊闌入

永奠堡撒成梁迎擊之追奔二百餘里俘斬八百有
奇前援奏丁字泊馬蘭峪養善木紅土城寬奠廣寧
右屯錦義大寧堡諸捷上首功凡三千五百馬駝稱
是軍資甲仗亡算累賜勅獎勵就加兵部尚書以修
築黃花鎮古北口邊墻加太子少保再廕子至錦衣
世千戶居正益才之明年召入掌部務疏陳軍政四
事明初官牧戰馬其後散養民間因有俵馬之害夢
龍請盡變種馬稍徵折價民困以蘇明年錄防邊功
加太子太保其冬代王國光爲吏部尚書踰月爲御
史江東之所劾夢龍奏辨帝諭留御史鄧練趙楷復

劾之遂令致仕家居十九年卒天啓中趙南星為吏部謂夢龍盛有功績徒以居正任用湮鬱至今凡事相形則易見今天下多事求一籌邊任事之臣不易得則皇祖初年中土乂安四裔賓服其時仗鉞諸臣竭忠宣力之效不可没也詔納之贈夢龍少保予祭十壇崇禎末追謚貞敏

楊巍字伯謙山東海豐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武進知縣以廉能擢兵科給事中操江都御史史襃善既遷大理卿巍言東南倭患方劇叅贊巡撫俱論罪而襃善獨倖免又責緣美遷釋重負請并吏部罰治

帝怒停選司俸還褒善守故官嶷既忤吏部遂出爲山西僉事已遷參議分守宣府賊入犯偕副將馬芳擊斬其酋賚銀幣尋爲陽和兵備副使四十二年以才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録搆巢功進秩二級踰年以養母歸歸二年召起巡撫陝西增補屯戍軍伍清還屯地之奪於藩府者隆慶初進右副都御史移撫山西所部驛遞銀歲徵至五十四萬嶷請減四之一修築沿邊城堡列戍千餘里馳檄散大盗李九經黨部内遂安復乞養去神宗立起兵部右侍郎王大臣之獄會鞫者欲搆大學士高拱嶷毅然曰闌入禁

地自有常刑奈何枝蔓傷國體事竟得寢萬曆二年
改吏部進左侍郎明年又以終養歸母年踰百歲卒
持喪盡哀十年起南京户部尚書旋召爲工部尚書
有詔營建行宫近功德寺巍爭之乃止明年改户部
再踰月代嚴清爲吏部尚書明制六部分治天下事
内閣不得侵至嚴嵩始陰撓部權迨張居正而六部
盡挈其權歸之閣逡巡請事如屬吏祖制遂變至是
申時行當國内懲居正未敢専然積重難返巍素厲
清操有時望然年耄意在寬厚以程功槩過爲念遂
與時行合多聽其指麾及巍論謫丁此呂爲御史江

東之李植等所攻與時行俱乞罷帝從諸大臣請慰留巍等而戒諭言者巍乃復起視事當居正初敗言路張甚帝亦心疑諸大臣朋比欲言官摘發以杜壅蔽諸大臣遂人人自疑日懼見攻政府與銓司益陰相倚以制言路十五年大計京朝官先是九年京察張居正盡去異己者所留多邪佞都御史辛自修有意澄汰而巍狥政府指持之於是出身進士者貶黜僅三十三人其中見任惟十人而翰林吏部給事御史無一焉賢否混淆群情皆失望十七年夏帝久不視朝中外疑帝以張鯨不用故託疾不出巍謂帝不

視朝則廷臣疑益甚率同列請以秋日御殿至十月巍等復請帝不悅責以沽名巍初敭歷中外甚有聲及是秉銓素望頗損然清修長厚不為刻覈陰騭之行明年以年幾八十屢疏乞歸詔乘傳給廩隸如故事歸十五年年九十二而卒贈少保巍在里聞朝議紛紜輒嘆曰天下之亂不盡由小人大半因君子激之君子與小人爭常不勝而小人得逞其奸宋事可鑒也其持論如此

郭朝賓字尚甫汶上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郎中督餉大同先是召商中鹽每為勢豪所得

至乏興朝賓曰璽書禁游民占畧而郎中受賓近關請奪賈人利是弊自郎中始也乃令邊商視力多少自占倉庾既收券輒給引若銀無留滯商爭趨之比代羸羡金二萬出爲西寧兵備副使諸羌多叛巡撫發兵勦之朝賓令吏士區別順逆毋妄殺全活甚衆歷陜西右叅政韓府奪民田民訟久不直朝賓讞歸諸民宗室奴入市鬨爲軍校所攝因夜入官舍擊傷校復懼而殺一小兒以誣校校坐死朝賓曰軍校所攝有名無與兒事校安得殺兒遂雪其冤歷浙江按察使左右布政使隆慶五年入覲留爲順天府尹旋

拜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朝賓在浙久益諳民俗爲興利祛弊屬邑多陂塘歲久填淤率爲豪家侵據朝賓檄所司修復之旋入爲戸部左侍郎改督倉塲初漕粟虧耗皆責之運卒往往死不能償朝賓請遵成議均之本幫本総輸額遂足萬曆二年擢工部尚書中官崔敏以服御不充奏遣官織造給事中侯于趙御史麻永吉等連章力争朝賓言三年詔所派徵已九萬七千餘疋今復增五萬九千須銀六十萬而安所取給乞減其半罷内官毋遣帝遽命減之而仍遣内臣如敏請故事賫人領藏金不時給朝賓按籍立

予之賈得無困朝賓湛樸有器局善持大體口吃訥言詞而精敏潔廉人無敢欺者在河南時雜治伊王獄爲舍不通請謁後諸治獄者多被汚誣朝賓洒如也五年以星變自陳予致仕

翁大立餘姚人嘉靖十七年進士累官山東左布政使三十八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蘇州諸府民間病養馬大立請罷應天寧國太平鎮江種馬輸直於官因汰四府養馬官吏以省冗費格不行先是蘇州以倭警募壯士諸市井惡少遂奮臂稱雄横鄉里後兵罷無所餬技則群聚剽敓及是歳祲益爲州縣

害患大立至察得其主名檄捕甚急惡少懼夜劫長吳二縣及蘇州衛獄縱囚自隨鼓譟攻入都御史行署大立倉卒率妻子踰墻遁諸惡少遂縱火焚劉行趨府治知府王道行督兵力拒之天且曙乃斬封門奔入太湖爲盜事聞命大立戴罪捕賊尋被劾罷久之起故官巡撫山東遭喪不赴隆慶二年命督河道時朱衡既開新河漕渠便利大立因奏罷壩牐夫六千餘人以其僦直爲修河費又言新河之開其利有五然漕渠故資泉水而地形東高西下非有湖潴之則涸故渠以東皆有水櫃非有湖洩之則潰故渠以

西皆有水壑此先臣宋禮之經畫至精詳也今新河實師其意河流逆奔則昭陽湖足以散衍山水東突則南陽湖足以滙蓄驟亦周矣然水有歸壑隄始無虞宜大發人卒自田田墓通濬以達鴻溝會谷亭湖陵之水皆入昭陽又引昭陽之水沿鴻溝以出留城則湖下腴田千頃皆得耕藝矣未幾又言薛河之水宿稱湍悍今盡注之郗山湖又導入微山湖以達於呂孟此衡經理之績也惟呂孟湖之南爲邵家嶺黃流填閼地形高仰以故秋水時至翕納者微而反漫溢平陸害及田疇又微山之西爲馬家橋屬者草創

一堤以開運道土未及堅時為積水所撼以尋丈之址二流夾攻慮有傾圮宜鑿邵家嶺令水田地浜溝出境山以入漕河則湖壖可耕河堤不潰更於馬家橋建減水牐時旱澇為起閉斯通漕長策也帝皆從之三年七月河大決沛縣自考城虞城曹單豐沛抵徐州俱罹其害漂沒田廬無算漕艘皆阻邳州不得進帝從大立請遣使賫銀二萬并發所在備賑倉糧及贖鍰商稅循行賑貸大立又請漕艘後至者貯粟徐州倉平價出糶詔許以三萬石賫民大立以下民昏墊帝雖蠲租發帑顧閭閻愁困之狀宮庭邈遠莫

能周知乃繪圖十二以獻一水次兌軍二漕渠築堤三黃流驟漲四昏暮守防五漕艘過洪六黃河捲埽七茶城挑淺八洪水衝城九淫雨爲災十海潮嘯溢十一窮民避水十二漕艘漂沉且疏言險阻艱難備載諸圖願陛下留懐省覽知大官之儲倚悉下民之膏血以曩時觀燈之心觀臣此圖以近者採珠之心採臣此奏必有惻然傷懐者且今時事可憂更不止此東南財賦之區而江海泛溢粒米不登鞭撻雖加徒隕民命此京儲可慮一也邊關千里悉遭洪水墩堡傾頽何恃以守此賊騎可慮二也畿輔山東河南

皆股肱要郡淫雨既久城郭不完積貯空虛賑貸無策猝有寇盜胡以備之此內地可慮三也江海之間颶風鼓浪舟艦戰卒悉入波流此海防可慮四也淮浙鹽場鹹泥盡沒竈戶流移商賈不至此國課可慮五也望陛下以此五患十二圖付公卿博議速求極濟之策帝留圖備覽下其奏於所司當是時黃河既決淮水復漲自清河縣至通濟閘抵淮安城西淤者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堤往往崩壞山東沂莒郯城水溢從沂河直河出邳州人民多溺死大立奔走經營至四年六月鴻溝境

山諸工及淮流疏濬次第告成帝喜錫賚有差時大立已遷工部右侍郎旋改兵部爲左會代者陳大賓未至而山東沙薛汶泗諸水驟漲決仲家淺諸處黃河又暴至茶城復淤已而淮自泰山廟至七里溝亦淤十餘里其明年遂爲給事中宋良佐劾罷萬曆二年起南京刑部右侍郎累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六年致仕歸先是隆慶末有錦衣指揮周世臣者外戚慶雲侯裔也家貧無妻獨與婢荷花兒居一日盜入其室殺世臣而去把總張國維入捕盜惟荷花兒及僕王奎在遂謂二人有姦弒其主執送所司鍛鍊

成獄刑部郎中吳江潘志伊疑之久不決及大立自南都至署部事閱都下人競言荷花兒以姦弒主積甚趣志伊速決志伊終疑之請他曹會讞乃委郎中王三錫徐一忠竟無所平反寘之極刑踰數年獲真盜都人又競稱荷花兒寃流聞禁中帝大怒欲重譴大立等會給事中周良寅蕭彥復劾之乃追奪大立職謫三錫一忠於外志伊時已知九江府亦謫知陳州志伊起家進士終廣西右叅政歷官有聲

劉斯潔字源俯易州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禮部主事俺荅寇都城詔頒大將軍勑印於咸寧侯仇鸞

衆皆憚行斯潔挺身經敵壘卒致命而還還祠祭郎中嚴嵩當國諸王大臣卹典率多請寄尚書歐陽德頗狥嵩意斯潔屢與爭有藩府奏請優伶者斯潔抗議不允夜遣千金叱却之出爲浙江叅議轉四川副使時營三殿渡瀘採木有生番出掠爲患斯潔密誘其魁布以恩信木卒就辦歷山東右布政使會黔國公沐朝弼驕恣廷議擇廉幹威望者制之乃改雲南左布政使土酋鳳繼祖叛衆議招撫斯潔曰是養亂也定計討之卒誅繼祖進光祿卿尋以右副都御史廵撫四川都掌蠻阻險肆亂斯潔爲核稅清餉得數

萬金以訓練士卒軍聲遂振及斯潔召爲左副都御史會省吾來代遂用其兵平之萬曆元年都給事中雒遵劾斯潔不稱職罷歸六年起南京大理卿以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清釐雜賦歲省民錢數十萬吏不得侵張居正憾故尚書朱衡屬斯潔伺其事斯潔笑曰吾豈能殺人媚人耶入爲戶部左侍郎遷南京右都御史九年大計京官河南道職專咨訪而御史陳王道一無所報斯潔劾罷之尋就進禮部尚書爲給事中劉弘道所論帝不問且諭言官毋苛細專事搏擊斯潔竟三疏引疾歸歸二十八年

而卒斯潔廉正不阿負時望頗以量隘少容屢被彈射然其志節不能掩也

趙賢字良弼汝陽人甫冠舉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戶部主事出監臨清倉治遼東餉皆勵清操歷荆州知府大水民饑賢徧行村落計口給賑已而築堤捍水疏渠溉田既免於患反獲水利民深德之大盜楊勝德黄中等爲亂賢單車詣勝德壘曉以大義賊叩首伏罪中閒之亦相率降撫按及給事中張鹵薦其治行詔增俸二級隆慶二年進湖廣參政仍守荆州六年累遷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畫便宜十事上之

已復奏行救荒四事時張居正綜覈吏治諸司無敢靡惰賢於巡撫中最號稱職萬曆四年召爲左僉都御史明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奏免積逋銀米七十萬入爲吏部左右侍郎十年拜南京吏部尚書踰年以病免賢敏於政事自爲荆州受知於居正故驟遷巡撫遂至尚書然其才自足進用人不以爲私以故居正没言者爭擊其黨獨於賢無所指摘及追論遼府變產事或言賢守荆時估輕值以媚居正遂落職閒住久之子壽祖舉進士歷安慶知府考績入都上章白父冤詔許復官致仕壽祖終四川布政使

石茂華字君來益都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由濬縣知縣入爲戶部主事仇鸞部卒請蜀諱不奉約茂華以法繩之鸞怒其後奉命出師茂華當督餽鸞欲摺以軍法使人謂曰大軍且出請輜重先行無後期茂華知其情趣治行且語鸞今出塞矣鸞大沮師亦不果行歷郎中出爲揚州知府屬倭警趙文華以視師至假便宜發兵檄茂華出督意在責賄茂華曰守土之臣不出境苟疆事果殷則惟公馬首是瞻文華無以難其後倭再來犯輒引兵擊走之斬首數百增秩一級遷山西副使未行以父喪去民遮道哭而送之

歷陝西按察使四十五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先是鎮兵以餉不時給甲而譁茂華至立誅其渠數人一軍慴伏嘗上言邊將怯於擊賊巧於避法而使者勘驗往往畧血戰之功按損兵之罪即勇敢致敗者亦復坐之是教之避敵也宜令諸邊有摧鋒陷陳者即亡失勿論能拒之境外與斬馘同庶可作邊人之氣又言今邊兵敢戰有功者率被掠來歸之人不則諸將家健兒以其諳賊情僞又久歷戰陳不畏鋒鏑也宜別爲一營厚其廩糈汰冗軍以贍之俾爲戰士倡詔皆報可尋遭母喪隆慶四年起撫山西三關

土瘠氣寒寡農業嘗苦食乏戎華乘內地有秋亟發貲易粟以瑕運致邊城且請歲歲行之俾諸關常有數年之積帝稱善立從馬俺答謀襲老營堡以堡卒爲諜戎華偵得之命副將郭琥將兵馳入堡縛卒於獄明日兇至則堡人登陴樹幟矣遂引而去明年入爲兵部右侍郎萬曆改元進右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時俺答就撫塞上少警而延寧二鎭軍入衛薊鎭如故戎華請罷之歲發京軍代戍部議格不從河套諸部旣互市於延綏其在甘寧塞外者戎華請開市中衛已而河西諸番懇寧夏懸不便戎華請移

市甘鎮邊外而松山賓兔別於莊浪嶽一小市互市既成西北亦無事而諸部時援大同例有所要求茂華諭以西北羸縮不同與爲期約毋使越額而徵結以恩於是諸酋皆遵約束先是河洮番賊爲亂攻陷蘇山關又出掠階州守備范延武被執知州徐旭括民財贖之匿不報御史宋范劾巡撫郜光先光先以下罪詞連茂華會茂華亦奏其事詔與光先俱奪俸抵延武旭罪茂華進兵搜討交有殺傷不能大創賊乃與副使劉伯燦計誘以撫賞而潛師往擊遂連破之以捷聞未幾賊復出掠茂華被劾乞罷詔留之乃復督

兵守劉破其數砦上功兵部兵部言諸酋勢不得盡
誅當責縛獻首亂者茂華與巡撫董世彥且劉且撫
於是洮州境外生熟諸番七十餘族畏威遠徙納款
歸降請禽獻首惡且輸馬牛羊贖罪茂華等許之諸
酋復靖五年春敘三鎮貢市功進兵部尚書尋以本
官掌南京都察院事爲吏科陳三謨所劾罷歸十一
年春三謨以張居正黨獲罪廷議復起茂華總制三
邊時關中大饑而茂華素著恩信軍民聞其至相率
哭迎於路乃陳救荒事宜請蠲賦省徭發倉賑濟存
活無算茂華內撫百姓外飭邊防未踰歲竟以勞瘁

嘔血卒諸邊將吏聞之莫不流涕詔贈太子少保謚

恭襄

徐學謨字叔明嘉定人初名學詩舉嘉靖二十九年

進士授兵部主事時刑部郎中徐學詩坐劾嚴嵩獲

罪學謨以同姓名慮及禍遂改名董築都城外七堡

以事罪仇鸞從吏鸞嗛之工竣抑不叙明年改吏部

晉內閣制敕母憂去補禮部歷郎中時世宗齋居西

宮禮官祇供祀事多以不稱旨蒙譴獨學謨作奏典

雅捷給尚書吳山深倚之會吏部侍郎馮天馭以疾

失陪祀學謨欲奏聞而尚書吳鵬復與山有郄遂出

學謨爲荆州知府歲大水學謨乘城七晝夜達吏卒
操舟拯救增築潰堤自枝江至監利凡七百餘里興
山高雞砦界連三府賊馮險出没學謨言於巡按御
史唐繼禄發旁縣兵擊破之復以計禽其魁賊悉平
景恭王之國德安侍帝寵請青腴地益封下撫按勘
給於是旁郡沙洲河渚及民間塗蕩皆規奪之荆州
城北有鎮曰沙市當巴蜀孔道商民畢輳初不在所
奏中王府人利之冒入籍内遣中官來徵地租人情
駭懼少年勁悍者至欲揭竿爲難學謨亟下令禁之
俄使者至左右露刃環立學謨亦盛騶從往見竟坐

語不及沙市學謨度不可倉卒爭有巡檢與使者同
里俾言太守彊直沙市必不可奪使者必沮明日學
謨置酒仲宣樓從容言沙市固王土天子不即賜王
而令有司勘給則有司事也祖制親藩不許侵民業
即有請亦聞田從未有籍民居以肥王國者夫荆州
獨倚沙市無沙市是無荆州矣因微及寬奏事使者
不能奪乃許輸租五百金閒道走白巡撫方廉時景
府人訛言帝寢疾行且召王燕頗尤學謨已詗知其
詐乃大懟仍判予租二千金學謨還荆老稚讙呼稱
沙市為徐市後王背約復遣人徵戶籍學謨不從且

報書曰德安非天府安用民數王大怒奏學謨抗義有旨下撫按逮問學謨赴武昌對簿民遮道慟哭罷市者數日御史唐繼祿力白其誣乃詔改調隆慶元年起知南陽明年進湖廣副使侍郎洪朝選即訊遼王憲㸅學謨獨明王不反與同事施篤臣議不合御史雷稽古以風聞劾罷之巡撫汪道昆等言所劾非實乃得白萬曆四年由湖廣左布政使遷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學謨仕楚久大學士張居正以沙市事德之六年召為刑部右侍郎八年轉左拜禮部尚書自弘治後禮部長貳非翰林不授嘉靖初席書以言

大禮由他曹特遷言路猶交章論劾近代惟萬士和不由翰林然亦先歷禮部侍郎無徑拜尚書者至是以居正故廷臣莫敢言學謨既通敏又曾爲禮曹郎明習掌故自以外僚蒙特用益盡心職業酌定宗藩事例題革衍聖公女樂請卹把漢那吉皆持大體人亦翕然稱之居正卒學謨懼見攻急與申時行締姻及奉命擇壽宮學謨薦南京刑部尚書陳道基通政叅議梁子琦僉事胡宥善形家言三人議不合已從道基議卜吉大峪山子琦恥其言不用上疏抵論學謨爲荆州時與居正深相結躐躋巡撫居正父死衣

素服爲經紀喪事今復締姻輔臣附勢黨比幾朝廷
大典時行等疏辨詔奪子琦俸俄以卜吉成加太子
少保給事中鄒元標復論劾遂令致仕家居十年卒
會省吾鍾祥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富陽知縣歷
浙江右叅政入爲太僕少卿隆慶六年以右僉都御
史巡撫四川敘州九絲蠻作亂督總兵官劉顯等破
平之俘斬四千六百帝大悅進右副都御史錄一子
官諸將敘功有差省吾復上善後十事乃改戎縣爲
興文縣以蠻中内官砦爲武寧山即其地置建武所
築城刻戍移總兵官兵備副使鎮之已省吾復督諸

將蕩平遺孽俘斬千二百人得所占民田三萬八千畝悉以還民而以蠻田十四萬八千餘畝賦軍民耕治自是民物熙熙比於內地矣茂州刁農諸番憚省吾威名率部落千餘人願內附輸稅帝益嘉之召拜兵部右侍郎已遷左六年擢南京右都御史明年入為工部尚書省吾故出張居正門下見居正威權震世遂與吏部侍郎夷陵王篆為之心腹居正沒張四維為政兩人謀所以自固適四維以事忤馮保兩人及御史朱璉偵知之謂四維必將甘心於居正而逐其黨因委身自昵於申時行又行數萬金謁保與交

歡因得從容言四維短兩人遂定計欲逐吏部尚書王國光左都御史陳炌而以省吾代國光以篆代炌會省吾以陵工驟加太子太保而國光適爲人劾罷保欲代以梁夢龍篆不敢違廷推首列之於是省吾以篆負約怒而大詬至相摶捷復交攻其間益不可解而給事中王繼光遂劾省吾十罪罷歸未幾給事中唐堯欽復劾之乃削籍既而没居正産其子敬修謂書以白金三十萬寄省吾篆家有詔并徵於是兩家亦破久之徵卒不如類而省吾亦死矣篆以進士歷文選郎中傾險貪猾素無士行以同鄉諂媚居正

遂引之至吏部左侍郎納賄市權排害善類百僚畏
之亞於居正居正没篆勢猶盛值秋試其二子一試
南京一試湖廣試南京者九卿以下皆郊迎巡按御
史為餙廚傳比入場水陸之珍繹絡饋餉惟終日高
坐飲噉而監試御史林應訓已預擇諸生有文者與
仝號舍應訓親為屬稿使生潤色之繕寫以入竟獲
中式而試湖廣者亦預選士論大譁亡何御史王國
劾篆厚賄馮保謀為都御史乃詷之南京國同官李
廷彥再劾落職閒住已科場事被發遂黜二子為民
而削篆籍殖起家進士畢韜狡獪常叅居正寄謀居

正病日夕祈禱至馬上頂香爐以行朝士畏其勢其
子亦夤緣舉御試後御史王九儀言璉結馮保爲義
父稱游七契兄詔奪官

論曰張瀚王國光梁夢龍趙賢並以才具爲張居正
所引重然未免受制時宰罕能獨行其志視郭朝賓
翁大立劉斯潔石茂華之卓然自樹立者不如矣楊
巍徐學謨會省吾既諂事居正復以媚居正者媚申
時行尚得謂之有志節耶王篆朱璉備極醜態不可
爲人類然古今來如此等者又豈少哉真不足污人
齒頰者也

明史卷三百十三　　列傳一百六十四

譚綸　王崇古　方逢時
吳兌　張學顏　張佳胤
鄭洛　王世揚

譚綸字子理宜黃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南京禮部主事綸沉毅知兵三十四年爲職方郎中時邊患已十五年倭寇亦四年矣先是浙中禦倭調兵雖多而不習戰又師行無紀浙人畏之甚於賊叅將戚繼光始募鄉兵三千訓練綸爲台州知府亦自練千人三十六年四月倭犯柵浦繼光以道阻失援綸自將

擊之三戰三捷明年春倭由松門澶湖掠所屬六縣進圍台州不克而去其黨寇仙居臨海綸督兵擒斬殆盡詔進海道副使海道自前副使丁湛徹備啓寇賊勢遂橫蔓衍東南數千里綸繼光深求古法益募浙東良家子教之自是盡罷客兵獨將所教士南北征討所向有功三十八年春倭自象山突犯台州烽火六百里綸繼光破之章安又連破之葛埠南灣獲首功八百餘總督胡宗憲奏加右參政仍巡海道會憂去尚書楊博以南贛用兵薦綸智勇詔起復綸將浙兵討賊四十一年綸擒饒平賊首林朝曦改官福

建乞歸終制許之當是時繼光數破賊浙東略定倭轉入福建自福寧至漳泉千里蕭條盡為賊窟繼光亦以次擊定之師甫旋其衆萬餘復自福清犯邵武乘勝陷興化明年春再起綸討賊道擢右僉都御史代游震得巡撫福建倭屯崎頭城與都指揮歐陽深相持深見其兵少直前搏戰伏發深與麾下數百人皆死倭遂進據平海衛別部陷政和壽寧各據海道為歸計綸環柵斷路賊不得出移營渚林繼光復將浙兵至四月綸自將中軍總兵官劉顯俞大猷將左右軍綸親勒兵布陣令繼光以中軍總先薄賊壘左

右軍繼之四面縱火賊積屍及畱斬首二千四百餘級還被掠者三千餘人遂復一府二縣詔加右副都御史綸以延建汀卲之間聚落成墟請緩催科甚者蠲其賦以三年爲差又考舊制建水砦以控扼海口薦繼光爲總兵官以鎮守之其冬倭二萬復至圍仙遊綸復調浙兵令繼光爲前鋒自將兵繼進十二月大敗寇兵於城下圍遂解斬首千餘級又明年春繼光破賊於王倉坪蔡丕嶺餘寇遁入廣東境內悉定綸乃上疏請復行服曰臣遭父喪雖已除服然屏居苫塊前後僅十四月餘皆在縗墨中也若貪位嗜

進不復哀訴於陛下以冀展一日之私則臣父爲無
子臣爲無親復何面目自立於天下時議者持不聽
詔特許之四十四年冬起故官巡撫陝西未上大足
民蔡伯貫以白蓮教聚衆作亂陷合州七城詔改綸
四川綸至賊已破滅而雲南土酋鳳繼祖爲官軍所
追遁入會理綸會師討平之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
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西招降岑崗賊江
月照等綸既練兵事朝廷倚以辦賊遇警輙調自海
道後所居官無淹歲既南寇略平而邊患仍未已諸
鎮歲苦徵調疲頓道路實選懦不任戰隆慶元年給

事中吳時來請召綸繼光訓練詔徵綸還部明年春進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綸上疏曰今之籌邊者皆曰乘障曰設險然薊昌見卒不滿十萬而老弱居半又分屬諸將散布二千里間敵聚而攻我分而守衆寡強弱勢不侔矣故言者亟請練兵然行之有四難四難不去兵終不可練也夫敵之長技在騎非召募三萬人勤習車戰不足以制敵計三萬人月餉歲費五十四萬司農告匱是一難也燕趙之士銳氣盡於防邊非募吳越習戰卒萬二千人雜教之事必無成此萬二千人者臣與戚繼光召

之可立至用之可立效教成之後留之可實遣散之可歸農而議者方慮其有他是以臣與繼光爲不可信夫不信則不能任之專此二難也軍事尚嚴而燕趙之士素驕驟見軍法必大震駭且去京師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廢功更釀他患此三難也我兵素未嘗敵戰而勝之彼不心服能再破之乃終身創矣第慮忌嫉易生欲戮力再舉而禍已先至此四難也以今之計請調薊鎮真定大名井陘及督撫標兵三萬分爲三營一駐密雲一駐遵化一駐三屯營令總兵參遊分將之而授繼光以總理練兵之職

專督訓練遇春秋兩防三營兵各移近邊至則遏之
邊外既入則決死邊內二者不效臣亦無所逃罪又
言練兵非旦夕可期今秋防已近請速調浙兵三千
以濟緩急期三年後邊軍既練遣還詔悉如所請仍
令綸繼光議分立三營事宜綸條上方略因言薊鎮
練兵踰十年然竟不效者任之未專而行之未實也
今宜責之臣綸與繼光令得專斷勿使巡按巡關御
史參與其間自兵事起邊臣牽制議論不能有爲故
綸疏言之而巡撫劉應節果爲異議巡按御史劉翾
巡關御史孫代又劾綸自專帝悉以兵事委綸而諭

應節等同心共濟時張居正已入內閣矣是歲秋防始無警上距嘉靖辛丑冦患凡二十八年而息綸初至鎮按行塞上凡二千四百餘里乘障踈濶慨然謂將佐曰吾乃今知南北之異勢也秣馬利兵援桴鼓角勝負呼吸者宜於南堅壁清野設奇固守先爲不可勝以坐制侵軼者宜於北遂與繼光圖上方略請築敵臺三千控守要害朝議不謂然居正力持之而言者猶籍籍不已帝詔綸堅守初議毋爲人言所搖四年冬召爲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協理戎政明年臺工成西起居庸東距山海斥堠相望益募浙兵

九千餘守之自是邊備大飭敵不敢復窺而薊之禍併於遼矣綸以功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協理如故其冬予告歸神宗即位起掌部事萬曆初加太子少保都給事中雒遵劾綸不稱職綸三疏乞罷優詔留之三年四月遼東巡撫張學顔奏土蠻青把都率衆二十萬犯山海前鋒至廣寧綸還請申飭鎮將出奇邀擊帝深以爲憂居正奏盛暑非行兵之時不足慮已知諸部解散青酋亦未東行居正謂本兵居中調度貴審察機宜今一聞奏報遂爾張皇何以折衝樽俎請下詔切責綸素爲居正所信任然遇事亦

無所假云五年四月卒年五十八贈太子太保諡襄敏綸起郎署至尚書終始兵事垂三十年積首功二萬一千五百在軍親冒矢石常戰酣刃血漬腕沃之乃脫與戚繼光共事繼光名將綸以書生與齊名稱譚戚

王崇古字學甫蒲州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除刑部主事由郎中歷知安慶汝寧二府遷常鎮兵備副使擊倭夏港追至靖江殲之從巡撫曹邦輔戰滸墅已偕俞大猷合兵追倭出海累進陝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四十三年七月改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崇古

少喜譚兵具知諸邊險要扼塞又身歷戰陣益習兵事至是內修戰守外納降附數出兵擣巢賊屢殘他鎮寧要獨完隆慶初加右副都御史當是時吉囊子吉能據河套爲西陲諸部長別部賓兔駐牧大小松山南擾河湟番族環四鎮皆寇總督陳其學素無威畧總兵官郭江黃演等皆敗死陜西巡撫戴才亦坐免其冬進崇古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陜西延寧甘肅軍務崇古奏給四鎮旗牌撫臣得用軍法督戰又指畫地圖分授諸大將趙岢雷龍等皆禀受方畧數戰有功三年四月着力兔行牧河東雷龍

潛師出興武襲破其營斬獲多加崇古右都御史秋
吉能犯邊爲防秋兵所遏不得利移營白城子崇古
檄諸鎮先發雷龍等出花馬池長城關與敵大戰賊
縱火火熾而風迅還自焚遂大敗崇古在陜七年先
後斬首功甚衆套寇日夜懼官兵撲殺分畨防守然
賊每歲亦必大舉又時遣遊騎擾塞下耕牧四鎮官
軍亦不得休息自河套以東吉囊弟俺荅昆都力駐
牧宣大邊外又東爲土蠻俺荅主也駐牧薊昌以北
皆强盛俺荅又納叛人趙全等處之古豐州地招集
亡命數萬屋居佃作號曰板升全等尊俺荅爲帝爲

治城郭宮殿全等亦自治第制度如王者署其門曰開化府又日夜教俺荅爲兵東入薊昌蹦畿輔震驚陵寢西侵掠忻代遊騎薄平陽靈石至潞安以北自嘉靖辛丑至此幾三十年督撫鎮道坐失事得罪者甚衆邊患視陝西四鎮尤劇朝廷募獲全者官都指揮使賞千金卒不能得邊將士怯者率以貨物入虜帳賄賊求和或反爲之用諸陷賊自拔來歸者輒殺之以冒功賞自是敵情不可得而軍中動静敵輒知四年正月詔崇古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崇古嚴禁邊卒闌出而縱其素通賊者深入爲間又檄告諸漢陷

賊軍民勞苦備至有率衆降及自拔來歸者許加存
撫於是敵中轉相布告歸者接踵西番髡剃黃毛諸
種隔賊者亦多舉帳效順一歲中降者踰二千人其
冬把漢那吉亦降把漢那吉者俺荅第三子鐵背台
吉之子也幼失父育於俺荅妻一克哈屯長娶大成
比妓不相得把漢自聘我兒都司女號三娘子即俺
荅外孫女也俺荅見其美奪之把漢恚又聞崇古方
納降附是年十月率妻子十餘人棄所部來歸巡撫
方逢時以告崇古方憂邊患聞把漢至則大喜欲因
把漢以制俺荅而除趙全等乃留之大同慰藉甚至

而偺逢時疏闊於朝曰俺荅横行塞外幾五十年威制諸部侵擾邊圉今神厭凶德骨肉離叛千里來降天心助順於茲可見臣謂宜給宅舍授官職豐其餼廩服用以悅其心嚴禁出入以虞其詐若俺荅臨邊索取則因與爲市責令縛送板升諸逆送還被掠人口然後以禮遣歸策之上也若遂桀驁稱兵不可理諭則明示欲殺以撓其志彼若望其生還必懼我之制其死命其志既奪其氣易沮必不敢大肆狂逞然後徐行吾計策之中也若遂棄而不求則當厚加資養結以恩信其部來相繼來降者處之塞下即令把

漢統領署如漢置屬國居烏桓之制他日俺荅死子辛愛必有其衆因加把漢名號令收集餘衆自爲一部辛愛聞之勢必忿爭彼兩族相持則兩利俱存若互相讐殺則按兵稱助在彼無暇侵陵在我遂得休息又一策也若循舊例安置海濱使俺荅日切南望侵擾不已又或給配諸將使之隨營立功彼素驕貴不受驅策駕馭苟乖必滋怨望頻生颺去之心終貽反噬之禍均爲無策奏至朝議紛然御史饒仁侃武尚賢葉夢熊皆言敵情叵測夢熊至引宋受郭藥師張瑴事爲喻尚書郭乾不能決大學士高拱張居正

力主崇古議詔授把漢指揮使賜緋衣一襲而黜勞熊於外異議稍息俺荅方掠西番聞變急歸詗辛愛兵分道入犯索把漢甚急辛愛佯發兵而陰擇便利以故俺荅不得志其妻一克哈屯思其孫朝夕哭俺荅患之巡撫逢時遣百戶鮑崇德入其營俺荅盛氣待之曰自吾用兵而鎮將多死崇德曰鎮將孰與而孫今朝廷待而孫甚厚而稱兵犯順是速其死也俺荅初謂中國已甘心把漢及聞言心動使使詗之張居正預誡崇古令把漢緋袍金帶以見使者俺荅喜過望崇德因說之曰趙全等旦至把漢當夕返俺荅

大喜屏人語曰我不爲亂亂由全等今吾孫降漢是天遣之合也天子幸封我爲王永長北方諸部孰敢爲患即不幸死吾孫當襲封彼受朝廷厚恩豈敢負耶遂遣使與崇德俱來又爲辛愛求官并請互市崇古以聞帝急報可俺荅遂縛趙全等十餘人以獻而崇古亦遣使送把漢歸帝以叛人既得祭告郊廟磔全等於市加崇古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總督如故把漢既歸俺荅與其妻撫之而泣遣使報謝申前請且言誓不犯大同崇古知其情令要土蠻昆都力吉能等皆入貢方爲奏俺荅報如約惟土蠻不至崇古以

諸部皆來則土蠻之勢已孤薊昌亦可無患遂命諸邊將士勿燒荒擣巢通貢市休息邊民於是朝議復譁尚書乾謂馬市先帝明禁不宜許給事中章端甫請勅崇古無邀近功忽遠慮明年春崇古上疏曰先帝既誅仇鸞制復言開市者斬邊臣何敢故違禁旨自陷重辟但敵勢既異昔強我兵亦非往怯不當援以為例夫先帝禁開馬市未禁北敵之納款今敵求貢市不過如遼東開原廣寧之規商人自以有無貿易非請復開馬市也俺荅父子兄弟橫行四五十年當其震驚宸嚴流毒畿輔孰不欲食其肉然發言盈

庭文牒充棟莫牧還劉之功者雖力有未能亦緣議
論太多文網牽制使邊臣無所措手足耳昨秋俺荅
糾衆東行三衛聞風傳報京師戒嚴至倡爲運甎聚
灰塞門乘城之計貽笑醜類及今納款求貢又必責
以久要欲保百年無事否則治首事之罪豈惟臣等
不能逆料他時雖俺荅亦恐能保其身不能保其弟
姪能要諸部於目前不能制諸部於身後也夫拒敵
甚易執先帝之禁旨一言可决但敵既不得請懷憤
而去縱以把漢之故不擾宣大而土蠻三衛歲窺薊
遼吉能賓兎侵擾西鄙息警無時財力殫絀雖智者

無以善其後矣考之國典也先以尅減馬價而稱兵
忠順王以元裔而封哈密小王子由大同二年三貢
此皆前代封貢故事夫揆之時勢既當俯從考之典
故非今創始堂堂天朝容荒服之來王昭聖圖之廣
大以示東西諸部傳天下萬世諸臣何疑憚而不爲
耶因條封貢八事以上詔下廷議定國公徐文璧侍
郎張四維以下二十二人以爲可許英國公張溶尚
書張守直以下十七人以爲不可許尚書朱衡等五
人言封貢便互市不便獨僉都御史李棠極言當許
狀郭乾不知所裁依違奏請會帝御經筵閣臣李春

芳等面陳宜外示羈縻內修守備帝是其議詔封俺荅順義王名所居城曰歸化昆都力辛愛等皆授官封把漢昭勇將軍指揮使如故俺荅率諸部受詔甚恭使使貢馬執趙全餘黨以獻帝嘉其誠賜金幣又樑采崇古及廷臣議賜王印給食用加撫賞惟貢使不聽入京當是時河套吉能亦如約請命朝議以事在陝西下總督王之誥議之誥欲令吉能一二年不犯方許封貢崇古復上疏曰俺荅吉能親爲叔姪首尾相應今收其叔而縱其姪錮其首而舒其臂在俺荅必將呼吉能之衆就市河東宣大之商販必不能

給在吉能必將料俺答以援陝西而四鎮之憂方大
臣前者必要俺答以料合諸部亦徒然矣於是帝從
崇古言亦授吉能都督同知崇古乃廣召商販聽令
漢軍民貿易布帛菽粟皮革遠自江淮湖廣輻輳塞
下因收其稅以充犒賞其部落大小酋長則官給金
繒歲市馬各有數崇古仍歲詣弘賜堡宣諭威德諸
部羅拜無敢譁者自是邊境休息東起延永西抵嘉
峪七鎮數千里軍民樂業不用兵革歲省費什三詔
進太子太保萬曆初召理戎政給事中劉鉉劾崇古
行賄營遷詔責鉉妄言明年加少保又明年改刑部

尚書五年代譚綸為兵部先是俺答諸部嘗越甘肅
掠西番既通款後益事番族其年俺答欲西行迎
佛請與三鎮通事約誓崇古奏曰臣久聞俺答從孫
切盡台吉連歲盜番未能得志邀俺答西援臣以其
年老每作書止之俺答以為愛已報書謝臣固知西
行非俺答意也今彼既以迎佛為名宜飭邊鎮約束
將士勿令疑懼如復欲盜番亦應密諭番族陰泄其
謀以示恩信於是並及其同官彭應時南京御史陳
堂交章論崇古弛防狥敵崇古疏辨乞休帝報曰北
部款貢體國享謐卿之勞績朕所素知勿用人言介

意未幾給事中尹瑾御史高維崧再劾之崇古力求
致仕去俺荅既死辛愛撦力克相繼襲封守貢市如
約十五年詔以崇古竭忠首事三封告成廕一子世
錦衣千戶有司以禮存問又二年卒贈太保諡襄毅
崇古身歷七鎮勳著華裔封貢之初廷議紛呶至有
爲危言撼帝者崇古嘆曰設我從容坐鎮何慮不以
功名終顧如國事何賴閣臣力持之乃得成功崇古
歿後一年順義歸款凡二十年矣總督梅友松撫馭
失宜西要始亂然視嘉靖中禍亦少緩而寖大則終
始歸款迄明季不變子謙萬曆五年進士官工部主

事權稅杭州羅木營兵變脅執巡撫吳善言謀馳諭之乃解終太僕少卿孫之楨以蔭累官太子太保左都督掌錦衣衛事凡十有七年之采萬曆二十六年進士官兵部右侍郎陝西三邊總督李棠長沙人起進士歷吏部郎中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僉事諸察討平韶州山賊終南京吏部右侍郎仕宦三十年不營生產以介潔稱天啓初追謚恭懿

方逢時字行之嘉魚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授宜興知縣再徙寧津曲周皆以廉幹聞三十二年擢戶部主事歷工部郎中出爲寧國知府廣東江西盜起四十

一年詔于興寧程鄉安遠武平閒築伸威鎮擢達時廣東兵備副使與叅將俞大猷鎮之明年程鄉賊溫鑑梁道輝等皆平移巡惠州隆慶二年改宣府口北道明年冬加右叅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四年正月移大同俺荅犯威遠堡別部千餘騎攻靖虜且引而南達時預伏兵待之寇引去其冬俺荅孫把漢那吉來降達時告總督王崇古曰機不可失也遣中軍康綸率騎五百往受之與崇古定計挾把漢以索叛人趙全等遣百戶鮑崇德出雲石堡語俺荅部下五奴柱曰欲還那吉則速納欵若以兵來是趣之

死矣五奴柱以白俺荅邀之入營說以執趙全而易把漢俺荅心動遣火力赤致書逢時而是時趙全方力勸用兵俺荅又惑之令其子辛愛將二萬騎入弘賜堡兄子永邵卜趨威遠堡而自率衆犯平虜城逢時曰此必趙全謀也先是全常投書逢時具言悔禍思漢欲復歸中國逢時藏之至是以示俺荅且詰失約俺荅大驚遂有執全意及戰兵又不利乃引退辛愛猶未知奄至大同逢時使人持把漢箭示之曰吾已與而父約以報汝辛愛執箭泣曰此吾弟鐵背台吉故物也我來爲求把漢把漢既授官又有成約當

更計之乃遣部下啞都善入見達時畹以大義犒而
遣之辛愛喜因使求幣達時笑曰台吉豪傑也若同
心納欵朝廷方重加爵賞何愛此區區捐盛名辛愛
大慙復遣啞都善來謝曰邊人不知書蒙太師教幸
甚俺荅使者至故將田世威所世世威亦讓之曰爾來
求和此兵何爲者使者還報俺荅召辛愛還辛愛東
行宣府總兵官趙岢邀之復由大同北去於是巡按
御史姚繼可劾達時輒通賊使屏人語導之東行嫁
禍隣鎮大學士高拱曰撫臣臨機設策何可淺也但
當觀其後効不宜先事輒易帝然之俺荅乃遣使來

定約復召全等計事即帳中縛之送大同逢時受之崇古亦送把漢歸逢時以功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甫拜命遷以憂歸後崇古入理京營神宗問誰可代者大學士張居正以逢時對萬曆初起故官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始逢時與崇古共決大計而貢市之議崇古獨成之至是逢時復代崇古申明約信兩人首尾共濟邊境遂安逢時分巡口北時親行塞外自龍門盤道墩以東至靖胡堡山梁一百餘里形勢聯絡周視嘆曰此山高峻誠爲天險若加修礜北可以達獨石南可以援南山誠陵京一藩籬也及赴

陽和道居庸出關見邊務修舉欲并遂前計上疏曰
獨石在宣府之北三面隣敵勢極孤懸而懷來與陵
寢止限一山所係尤重其間地本相屬而經行之路
尚在塞外以故聲援不便若設盤道之險舍迂就徑
自龍門黑峪以達寧遠經行三十里南山獨石皆可
朝發夕至不惟拓地百里亦可漸資屯牧於戰守皆
利遂與巡撫吳兑經營修築設兵戍守累進兵部尚
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如故四年冬加太子少保明
年召理戎政時議者爭言貢市利害逢時臨赴闕上
疏曰陛下特恩起臣草土之中代崇古之任臣智淺

力孱惟區區之誠不敢自負宣布仁威恢張國體賴陛下神武元臣忠良克終惪志不墜前人之美八年以來九邊生齒日繁守備日固田野日闢商賈日通邊民始知有生之樂北部自順義以下心傾志靡輸誠效貢久而益篤莫敢渝期叛約歲時請求隨宜與之即欣然知感乞取食物得一果餅之賜輒稽首歡笑即有無狀掠人要賞如打喇明安兎者告俺荅罰治即委首聽命夫今日邊事如彼敵情如此而中外異議者或曰夸使充斥爲害或曰日益費耗彼欲終不可足或曰與寇益狎隱憂叵測此言心則忠矣事

機或未覲也夫夸使之入多者八九人少者二三人朝至夕去守貢之使貰至即歸何有充斥財貨之費有市本有撫賞計三鎮歲費二十七萬較之鄉時户部客餉至七十餘萬太僕馬價亦十數萬什纔二三耳而民間耕穫之入市賈之利不與焉所省甚多何有耗費乃若所憂則有之然非隱也方庚午以前三軍暴骨滿野萬姓流離載道城郭丘墟芻粮耗竭邊臣首領不保朝廷爲之旰食七八年來幸無此事矣若使臣等處置乖方怯小費而虧大信使一旦肆行侵掠則前日之憂立見何隱之有哉其所不可知者

俺荅老矣誠恐数年之後此酋既死諸部無所統一其中狡黠互相爭構假託異辭遂行侵擾此則時變之或然而不可預料者在我處之亦惟罷貢絶市閉關固壘以待之仍禁邊將毋得輕舉使曲常在彼而直常在我夸性貪鄙彼思我之餌懐我之利勢必有變因機處置顧後人方略何如耳夫封疆之事無定形亦無定機惟朝廷任用得人處置適宜何必拘拘焉貢市之非而戰守之是哉臣又聞之禦戎無上策征戰禍也和親辱也賂遺恥也今曰貢則非和親矣曰市則非賂遺矣臣職任封疆仰藉威靈制伏強梗

得免斧鉞之誅今受命還朝不復與聞閫外之事誠恐議者謂貢市非計輙有數陳國是搖惑内則邊臣畏縮外則部落攜貳事機乖迕後悔無及臣雖得去而犬馬之心實有不能一日忘者謹列上五事逢時遂就道既至奏上欵貢圖詔留覽冬十月代崇古爲尚書尋署吏部事加太子太保以平兩廣功進少保九年累疏致仕御書盡忠字賜之二十四年卒逢時才略明練在兵部時處置邊事皆協機宜以與張居正同鄉署吏部考察黜蔡文範習孔教人以此議之其居邊功名與崇古相亞稱方王云

吳兌字君澤紹興山陰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兵部主事隆慶三年由郎中出爲湖廣參議明年調河南邊薊州兵備副使五年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初兌舉鄉試出高拱門至是拱以内閣兼吏部遂超擢之釋褐十三年而得節鉞前此未有也時俺荅初封貢約束未堅而昆都力辛愛陰持兩端助其主土蠻爲患兌覊之以威誘之以利陰陽操縱卒馴伏諸酋常於市日偵俺荅率諸子弟離營縱獵兌從五騎直趨其營守者皆愕控弦以待從騎呵之曰太師來按軍且行獵耳皆拜跽迎導且獻酪兌遍閱廬帳

抵暮還總督王崇古聞之遣書規誡兌報言吾是行有三利審虗實一也推心置腹二也彼常輕中國無人吾以隻身入虎穴指揮十萬衆示無恐彼知所畏三也且俺荅遠獵百里外彼請命無及豈敢擅謀我哉市者或潛盜所驚馬兌使人持梏擊之曰孰令汝市而爲盜乎後復有盜者兌即閉關停市諸部懼共追所奪馬并執其人以謝乃舍之自後俺荅市益戢辛愛常欲擾邊俺荅曰宣大我市場勿犯也乃不敢動然辛愛猶桀驁俺荅常以已馬代入貢既得賞賜抵地不肯受又遣兵掠車夸車夸者不知其種所出

自嘉靖中從至與史夸棋居皆宣鎮保塞屬也辛愛掠之以其酋華固去而其二比妓來駐龍門教場兌以史車昏齒車被掠史勢益孤奏築堡居之使使詰責辛愛令還華固而勒其比妓遠邊辛愛諸比妓五蘭且沁威兀慎歲盜舊峪堡器甲牛羊兌皆付三娘子罰治三娘子有盛寵於俺荅辛愛嫉妒數詛詈之三娘子每入貢宿兌軍中燃其事兌深結焉賞賜宴犒無所吝贈八寶冠百鳳雲衣紅骨朶雲裙三娘子感之故為兌盡力佐俺荅主貢市其後辛愛撦力克相繼襲王皆妻三娘子卒獲其用昆都力視辛愛尤

諸常使人至邊求封王會病死其子青把都擁兵至塞要挾多端兌預伏砲待之諭以禍福曰汝能貢仍許市賞否則試聽吾砲言未畢轟聲四震人馬皆靡青把都懼貢如初又善用偵諜能鈎得要領雖窮漢事皆知之青把都女東桂嫁孫顏都督長昂常隨父入貢訴其貧兌諭其昆弟每一馬分一繒畀之東桂感而去後邊人聞土蠻將入寇未知所向兌諜者自東桂帳中來具知土蠻生於亥避太歲不爲寇其弟莊兎妃亦病不能騎惟別騎數千掠岔河以東以故邊人得爲備禦賊有功萬曆二年春推款貢功加兌

右副都御史四年冬貢市畢加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明年夏代方逢時總督宣大山西軍務俺荅西掠瓦剌聲言迎佛寄帑於兊留旗箭爲信尚書王崇古奏上方略使兊諭俺荅繞賀蘭山後行勿道甘肅又陰洩其謀於瓦剌俺荅兵遂挫留青海未歸而青把都復附土蠻其部下時從爲寇大學士張居正以俺荅不歸諸部不能齊一屬兊發書幣遺之勸令東歸又明年秋俺荅遂還遣使上表謝獻黃白駝刀甲錯鐠而番僧滿頂火禮亦附貢銅佛舍利車渠海螺青把都亦罰治其下自是款貢益堅七年秋以左

侍郎召還部明年加右都御史仍佐部事從車駕太
閱進陣圖兵略九年要復以本官總督薊遼保定軍
務兼巡撫順天是時泰寧酋長速把亥與青把都交
通陰入市宣府而歲犯遼東言求款朝廷以其要脅
固拒不許兌至鎮修義州城備之明年春速把亥果
寇義州總兵官李成梁擊斬之其弟炒花姪老撒卜
兒兔遁去詔進兌兵部尚書仍兼右都御史十月遷
加努仰家努攻海西虎兒罕王杲子阿台陰約辛愛
助之掠孤山兌檄成梁襲擊於曹家峪大破之斬首
一千八十餘級殲名酋十六獲馬五百匹露布以聞

尋以邊務修舉進太子少保召還部代方逢時明年御史魏允貞劾兌歷附高拱張居正且饋馮保金千兩封識具存給事中王繼光亦言兌受將吏饋遺兌上疏自理言臣咎積一身未嘗僨疆場之事御史林休徵曰兌歲以金繒媚北部將佐皆以賄多寡為遷調尚得謂不僨事乎帝不得已允兌去兌有籌略承王崇古方逢時之後制馭俺荅深中機宜至策薊遼事逢時殆不及也居正籌度邊務多與兌定畫深愛其才兌亦以此親附中外相應動無掣肘用是得成功然亦以此致物議後數年卒年七十二兌有厚德

在宣大時前總督郭宗臯子遊京師困甚往謁兌贈以百金又爲入貲授千戶語諸將曰此郭公子也宜善視之聞者感泣孫孟明龔錦衣千戶佐許顯純理北司刑天啟初中書汪文言以事繫詔獄顯純承魏忠賢指考掠備五毒廹令書高攀龍楊璉左光斗等二十六人名孟明叱之曰囚不畏死耶諸人安肯與汝通文言遂呼曰誠然獨冀緩死耳顯純怒誣孟明藏匿亡命下本司考訊掌衛事田爾耕爲營解削籍歸崇禎初起故官累遷都督同知掌衛事庶吉士鄭鄤坐杖母下獄大學士温體仁欲殺之孟明訊治畢

疏言鄭母以誤奉乩仙受責懺罪其鄉人陸完學王章皆捻知之非鄭本謀罪不至死且體仁劾鄭疏云得之故輔吳宗達今宗達已死臣安能起九原而問之至許職訐鄭内亂非取左證無以服鄭心請追治質驗帝怒華孟明任孟明居官貪以附東林頗得時譽子邦輔襲職亦理北司刑崇禎末給事中姜埰行人司副熊開元以言事同日繫詔獄帝怒甚趣具獄欲置之死邦輔故緩其獄帝怒稍解令嚴訊主使者邦輔乃略訊即具獄上詔予杖百二人由是獲免

張學顏字子愚肥鄉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由曲沃

知縣選授工科給事中累遷山西叅議學顏素精察任法裁物諸將吏多不便譖其稽緩邊務虛冒軍儲總督江東奏之坐去官已而事得白還永平兵備副使謫寗雲再謫薊州隆慶四年俺荅封順義王土蠻以俺荅故主耻弗如挾三衛窺遼而建州都督王杲又與土蠻相結其明年進學顏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與總兵官李成梁共擊土蠻大破之於卓山進右副都御史又明年秋王杲以索降人不得入掠撫順守將賈汝翼詰責之杲益憾約諸部入寇副總兵趙完故違節制不肯發兵欲委罪汝翼學顏奏曰頃者

招降實奉明詔若因杲挾索軄以還之塞生全之路啟輕玩之心甚不可也汝翼力却餽遺德杲違抗實伸國威苟緣此罷斥是進退邊將皆敵主之矣臣請宜宣諭杲令還俘掠否則閉關絕市調兵勦殺不宜苟事姑息以蓄禍杲聞之懼約海西王台送還所掠人口復就撫完亦懼餽學顏金貂欲以自解學顏發之詔逮問萬曆元年成梁移築險山六堡於寬奠工役始興王杲復犯邊殺遊擊裴承祖衆洶洶欲止學顏親巡塞上曉諭王兀堂諸部皆遣子入質願所在易鹽布學顏奏聽市即以市稅充撫賞於是撫順

以北清河以南皆遵約束凡三年畢工明年冬偕成
梁出討王杲大敗之追奔至紅力砦斬首一千一百
餘級張居正奏成梁功第一學顏功在總督楊兆上
帝爲御殿受賀加學顏兵部侍郎五年要土蠻犯錦
州要求封王學顏寄諮居正居正授以方略學顏乃
與兆奏上曰將士久苦征戰一聞敵言遂有和戎之
望不知敵人納款而容其請是羈之也制和者在我
其和可久敵方憑陵而與之通是畏之也制和者在
彼其和不可久且無功與有功同封犯順與効順同
賞既取輕於諸部亦見笑於俺荅臣等謹以大義諭

將士以正言謝敵人若曲狥其求免罪目前致虧國體臣等雖萬死不敢爲也會大雨敵亦退去其冬召理戎政加右都御史學顏未受代而土蠻約恭寧茴長速把孩分犯遼瀋開原明年正月偕成梁出塞二百里至劈山獲首功四百三十級殺名酋阿丑台等五人學顏遂入又明年進戶部尚書當是時張居正綜核庶政務強兵足食而學顏先以邊才受知既入戶部又佐居正內裁經費外豐儲偫甚裨國計嘗撰上會計録又條列清丈諸弊祛除奸慝而是時神宗
上奉兩宫內用頗浮甲字庫太監王效奏顏料闕乏

郎中蔣三益進金花銀詔歲增五萬兩司禮太監馮
保以皇太后聖節皇三妹婚禮傳發太倉光祿銀二
十萬兩又下雲南歲加黃金二千兩學顏皆執奏太
倉得免發雲南加金亦減半惟潞王婚時詔用黃金
珍珠珊瑚甚多學顏爭之不聽神宗常於宮中易短
衣持兵刄走馬居正輙禁持之及居正没之明年而
神宗遂幸兵仗局臨觀因選內豎二千人褀廝養操
練學顏時已代吳兌爲兵部疏請停止其秋車駕自
山陵還又上疏曰陛下恭奉聖母扶輦前驅拜祀陵
園考卜壽域鑾輿至止天日晴和六軍將士十餘萬

部伍齊肅環衛森嚴惟内操隨駕軍士怨勞不馴進
止自恣前至凉水河喧争無紀律奔逸衝突上動天
顏經御史奏聞今歲七八月間每遇常朝百官拱立
西城喊砲聲撤御座羣臣相視駭愕咸謂寢居邃密
之地震兵戈殺伐之聲太廟之神靈未妥兩宮之寢
處未安臣以前奉詔旨令備扈從未敢再奏今車駕
已還猶未鮮散臣謹稽之舊制營軍隨駕郊祀始受
甲内庫事畢即還宮中惟長隨内侍許佩甲冑弓矢
又律不係宿衛軍士持寸刃入宮殿門者絞入皇城
門者戍邊衛祖宗防微杜漸之意甚深且遠今皇城

之內披甲乘馬持鋒刃科道不得糾巡臣部不得檢
閱又招集廝養僕隸出入禁苑恣睢闤闠萬一驟起
邪心朋謀倡亂譁於內則外臣不敢入譁於夜則外
兵不及知譁於皇城白晝則曰天子親兵也驅之不
肯散捕之莫敢攖臣前疏所言正德中西城練兵之
事良可鑒也自古外寧必有內憂今諸邊鮮警四海
晏然而畜不逞之徒於肘腋近地恐蕭墻腹心之禍
自茲而起若夫糜耗金錢擾費有司乃近憂而非隱
憂也帝報聞十二年春加太子少保雲南岳鳳罕虔
平進太子太保坐黨居正成梁數被論劾學顏亦累

疏求去皆不聽是時居正黨無得免者而學顏與太監張鯨相結故得不罪明年順天府通判周弘禴發之帝謫弘禴代州判官學顏知不能容八疏乞休許之二十六年卒贈少保學顏生九月失母事繼母以孝聞父母卒皆廬墓有白雀巢其廬神宗御書移孝作忠字賜之生平勳績多可紀而先附居正後通張鯨以故爲世訾詬云

張佳胤字肖甫銅梁人諸生時光州劉繪爲知府奇其才召致門下語其子黃裳曰今之乖崖也舉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知滑縣劇盜高章者詐爲緹騎直入

官署叔佳循索帑金佳循色不變僞書券貸金悉署捕卒名召入擒賊由此知名擢戸部主事改職方還禮部郎中以風霾考察謫陳州同知歷遷山西按察使隆慶五年冬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十府安慶兵變指揮張志學等倡衆欲殺知府查志隆志隆走免南京守備太監張宏入志學賄奏志隆稽餉激變而佳循奏坐通判王應桂後劾上獄辭稍異坐謫南京鴻臚卿就遷光祿進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道聞喪歸萬曆七年起故官巡撫陝西未上改宣府時青把都已服其弟滿五大猶鷙驁所部八賴掠塞外史

車二部總兵官麻錦擒之佳徇計釋之則召傳戰之則敗欵乃命錦建大將旗鼓縛八頼將斬而身馳赦之八頼叩頭誓不敢犯違後與總督鄭洛卒泰滿五大受約束佳徇入爲兵部右侍郎十年春杭州東西二營兵變劾巡撫吳善言奉詔書減士卒月餉卒詬不聽其魁馬文英劉廷用搆黨大譟縛善言毆之巡按御史張文熙巡鹽御史孫洵権關主事王謙力諭始觧大學士張居正聞之曰安得用張滑縣禽盜手除此小醜耶尚書梁夢龍乃推佳徇往詔兼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甫入境而杭民復亂時嚴行保甲法

民苦夜役而豪有力者輒得免衆皆怨上虞人丁佐卿坐法被繫嗾衆倡亂諸亡賴響應至千餘人焚刼官署及免役者家文熙等皆走匿佳循聞變問告者曰亂兵與亂民合乎曰未也佳循喜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既至民剽益甚佳循從數卒肩輿出喻之曰汝曹毋反反則族矣且汝必有所苦衆以夜役告佳循曰此易耳即下令除之衆叩頭退然氣益張夜復掠巨室火光燭天佳循夜草檄喻之衆裂其檄佳循怒召遊擊徐景星入呼二營兵喻之曰汝曹罪當死能取亂民自贖且叙功皆踴躍聽命景星帥之討

亂者會百五十人佳循以便宜斬五十二人佐卿等杖死事聞帝優詔褒美佳循念亂兵未伏法又恐急之生變乃召文英廷用曰罪可贖矣予之冠帶二人意甚得其黨皆鮮散乃密屬景星捕陳得勝等七人并文英廷用數而斬之二亂悉定明年春以左侍郎還部錄功加右都御史未幾拜戎政尚書尋兼左副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與總兵官李成梁擊斬還加努兄弟加太子少保十三年成梁破土蠻於瀋陽進佳循太子太保秋召還理部事敘勞予一品誥佳循奏武臣進身有實職武舉行伍納級四途實職

武舉則正途也行伍起家類多實効惟納級最啓倖
門宜令見任者必俟軍功始遷餘勿推用帝從之明
年冬被劾三疏謝病歸又二年卒贈少保天啓初諡
襄愍佳胤治滑時值李攀龍守順德論詩相善入戶
部與王世貞諸人唱酬既開府大鎮賓禮寒素鼓吹
風雅士以此歸之世貞定嘉靖七子佳胤其一也
鄭洛字禹秀安肅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登州府
推官徵拜御史劾罷刑部侍郎鄢懋卿大理卿萬寀
太常少卿萬虞龍出爲四川叅議遷山西叅政萬曆
二年由浙江左布政使改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明

年移大同加右副都御史六年夏入爲兵部右侍郎
明年以左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洛初以叅政備
兵山西佐王崇古欵順義至是昆都力已前死少子
滿五大盡有父精騎陰合土蠻以犯遼東又叩關索
賞驁悍難制巡撫張佳徿自宣府馳至陽和就洛問
計洛嘆曰彼欲不可厭也佳徿領之未幾擒其部夸
八賴滿五大自以千騎至獨石洛檄總兵官麻錦環
甲待之禁不得濫賞滿五大不得志去旋令部夸銀
定入犯洛抵書佳徿曰羯賊狂誇豈宜仍復養亂會
疏奏停貢市遣使責問俺荅罰贖駝馬牛羊乃復許

款俺荅妾三娘子者聰敏有權略能佐俺荅主貢市約束諸部前總督吳兌撫之甚厚三娘子益歸心中國及辛愛襲封年老矣且病欲妻三娘子三娘子不從率衆西走辛愛自追之貢市久不至洛計三娘子別屬則辛愛雖王無益乃使人語之曰夫人能歸王不失恩寵否則塞上一酋婦耳三娘子聽命辛愛更名乞慶哈貢市惟謹洛以功加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十四年乞慶哈死子撦力克當襲三娘子以年長自練兵萬人築城別居洛恐貢市無主復諭撦力克曰夫人三世歸順汝能與之匹則王不然封別有

屬也捨力克盡逐諸妾復妻三娘子遂以明年嗣封
并妻封三娘子忠順夫人洛老成有威望推強撫順
務寬細故總大綱先是議者請招板升餘逆洛上言
北部每借索降之名以起釁若復招板升彼執辭索
逋曲反在我邊臣何辭以應既三封告成洛恐鎮臣
狃於小利橫挑大釁復上疏曰順義再封邊境無虞
各部進馬請市者繹絡而至非撫賞無以羈縻非兵
威無以讋服臣在事九年恩威節目有槩於中茲敢
捋其一得夫議貢之初宣鎮利款市之速成撫賞無
節市馬無數大同山西雖有定數而部人恣意要索

叩首乞哀當事者不得已而絲絲與之積尺成丈臣伍事以來三鎮幸無濫費今宜仍如舊額宣府市馬以二萬匹上下不得踰三萬大同一萬四千山西六千諸部如約則市否則閉關絕之使彼不敢恣其所求亦不至遂開釁隙費省而款可久數世之利也部人以盜竊為生制馭在我頃者邊塞荒歉其衆採雀掘鼠為食五六月暑雨時行邊墻頹隳輒攘臂思逞如近日新平堡壞擺腰率衆搶賞及遣通事詰問而酋阨逸去所竊人馬隨即獻還夫三鎮犬牙千里各部窮夸豈無如擺腰者宜申飭將吏待以整暇勿徇

盧喝勿輕私餌夫兵不可玩威不可褻臣累言之昔年寧鎮將士出邊燕采會段素台吉率衆索降屬氣一往摘其酋首至今歸屈於我羣尚未息近四海治外部落馳走臣請敵自行獵不必詰問而將吏輕遣偵者致傷哨卒此皆褻威之故也宜勅下鎮道小過弗責小隙必杜先文諭而後攻戰則威常伸而體常尊矣洛之設施大指如此以病乞歸不允洛自太子少保累加至太子太保十七年召爲戎政尚書明年七月以洮河用兵詔兼右都御史經畧陝西延寧甘肅及宣大山西邊務先是松套賓兎等屢越甘肅侵

擾河湟諸番及俺荅迎佛又建寺於青海奏賜名仰華留永邵卜別部把爾戶及丙兔火落赤守之俱牧海上他部往來者率取道甘肅甘肅鎮臣以通款弗禁也丙兔死其子真相進據莽剌川火落赤據捏工川益併吞番族河套都督卜失兔亦遣使邀撦力克撦力克遣洛書以赴仰華爲名洛使從塞外行又諭忠順夫人曰彼中撫賞不能多且王家在東恐有內顧憂也撦力克遂行未至把爾戶部卒闌入西寧副總兵李奎方醉單騎不介而馳諸夸持鞍自白奎拔刀砍之遂大譟射奎死火真進圍舊洮州副總兵李

聯芳與將士三千人皆敗没賊入臨洮河州渭源総兵官劉承嗣戦不利遊撃李芳等皆死當是時搭力克已至仰華火真益挾爲重關中大震惟把爾戸不助逆事聞詔洛經畧七鎮以僉事萬世德兵部員外郎梁雲龍隨軍贊畫而侍搭力克貢市俄罷総督梅友松命洛撫領其事洛以洮河之禍由縦敵入青海乃馳至甘肅下令曰北部自青海歸巣者聽假道自巣入青海者即勒兵拒之未幾卜失兎率衆至水泉欲趨青海総兵官張臣遏之相持月餘不退洛乃收兵布伏候其入掩撃大破之盡獲輜重奪其纛卜失

禿僅以身免莊禿賴後至閒之亦退去自是火真援絕十九年正月洛自將六百人與雲龍直入西寧控扼青海撦力克聞之拔帳而徙二百里還洮河所掠人口與忠順夫人輸罪請歸火真亦夜去兩川餘黨留犇剌南山洛分別順逆以火真在所必討而應諸部約結先遣使解散羣醜趣撦力克北歸別遣雲龍世德收番族以弱其勢而具以狀奏聞曰祖宗略地西陲加意諸番擇其僧爲國師諸豪有力者授指揮千百戸諸番納馬中茶無異編民二百年來分方駐牧內外相安雖時有跳梁或撫或勦旋即安寧自順

義南牧借塗收番子女牛羊皆爲所有生死予奪皆爲所制初尚利其財物繼則利爲爪牙久則利爲心腹洮河之役遂爲西賊嚮導臣自抵蘭州博咨羣議竊謂番戎之勢不分則心腹之患無已故大修文告恤其困敝略其瑕釁許之自新諸番聞風感動始則爾加七族自援來歸繼則紅帽一族酋婦送逗臣初至西寧慰藉勞苦賜以口食番人無不感激泣下臣益加鼓舞招回八萬有餘遠竄無改戎羌安堵皆賴陛下威德臣又訪之居人謂收番有六利番不附敵敵必仇番約鮮勢分雖侵易制一也番恃我爲強逐

馬奪級使敵不寧居寇鈔自息二也番人畜牧觔角皮革可備軍需三也牛羊氊酪繹絡來市邊民藉以自給達歲殘壞足用甦息四也山林通道樵牧資給五也我既示恩番必感德日與土人相親不出五六十年生番西納諸族亦化為良番六也此皆事理之易見土人能言之者也是時撦力克已請假道而觀望不即去數遣使至洛所洛知其意祈少緩乃日治器械具芻糗示以必討先遣總兵官尤繼先擊走莽剌徐賊而持久以待撦酋督撫魏學曾葉夢熊等偵諜不明借聽流言或云撦力克將俟秋高大舉或云

火真欲還兩川兩人盛氣請戰夢熊又騰書都下洛
恐敗事奏言兵凶戰危臣度時勢未可輕動如夢熊
議委生靈於鋒鏑貽憂君父非所敢聞夢熊不聽擅
調苗兵三千爲選鋒詆洛爲秦檜賈似道洛不爲動
其秋順義北歸遣使謝罪乞復貢市洛乃進兵青海
驅逐火真焚仰華寺置戍西寧歸德而還尚書石星以
宣大事急請速召洛定款戰之計洛既至與總督蕭
大亨巡撫王世揚邢玠等上疏曰撦酋近至甘州敢
爲狂肆若興師問罪閉關絕約非不足以振天威彰
國伐顧聖王之制戎狄也犬羊畜之而已羈縻勿絕

而已要使就我牢籠斂其蹢躅而止固未可束縛太急令彼生心也擒酋誘罪火真輸情求款驚鶩之狀蓋已斂戢且其部落數千里酋長十餘輩在巢保疆者宣鎮則青把都兄弟未嘗東窺薊遼而兀慎擺腰五路之在新平馴服猶故在西行牧者不他失未嘗敢窺犇狸而大成比妓則又歸巢獨先今以一人之罪緊絕諸部消徃日之恩開將來之隙激衆酋之合從速犬羊之變計臣未見其可也即今史夸外叛屢犯邊疆若蒙陛下曠蕩之恩容受順義方物責令縛獻史酋以著信效然後酌議市賞申明約束在我固

未爲失策也夫封疆之事我求敵則敵重敵求我則我重今順義請欵是敵求我也當事者堅持約法力裁濫賞雖未能如俺荅初欵之例然事有章程賞有定額亦一時羈縻之計不必招入笠之豚使之復逸也夫事無全利亦無全害惟當視彼情之向背定欵戰之權衡一操一縱太阿之柄常自我持使猾賊不得跳梁如是止矣臣今日主戰他日戰不得人戰必無利必有以啓釁挑怨罪臣者今日主欵他日欵不得人欵必有害必有以縱敵誤國罪臣者廟堂不察首事者之心不諒任事者之苦文法責備議論追尋

其人已死其事難辨是則臣等所大懼也疏上議遂
定明年春加少保仍召理戎政順義果縛史二來獻
復款如故然洛竟以人言謝病歸初順義未去青海
廷臣多主戰者大學士申時行兵部尚書王一鶚善
洛策力枝衆議既播力克復款有言洛賂順義北歸
者洛再疏求去許之已而事得白尚書星言洛所領
經費錙銖不爽無重利啗敵事且卜酋被劊火真遠
遁順義八九萬騎出邊秋毫無犯又執獻史酋掾繼
在我廿肅邊騎漸稀軍民樂業洛老成威望敵所畏
服不宜久投林甕二十三年官軍與番人夾擊把尔

戶於西寧大破之星復奏洛收番之功神宗再詔起用然當時竟不推也二十九年卒贈太保謚襄敏洛之總督宣大也廣西人蔣遵箴爲文選郎中喪偶因王篆以求洛女妻焉遂介篆見張居正致節鉞以是爲言者所攻然三封告成七鎮寧息洮河之役驅策強寇不異羣羊一時邊帥無出其右者洛去關陝而學會夢熊邀功喜事西陲復用兵云

王世揚字孝甫廣平人萬曆五年進士授行人改御史巡視陝西茶馬開城七監大灾奏發茶課二千兩賑濟糴餉邊銀二年免課馬七千五百四十二匹莊

浪生省馮爾等八族爲槍套諸部所逼求內附世揚奏許中茶納馬歲益馬四百七十匹減朋椿費五千兩再巡按浙江織御衣織造三之一十八年冬以大理少卿兼陝西道御史閱視延綏邊務劾罷總兵官杜桐條上邊事略言內地鄉兵宜視村落遠近聯爲什伍各治器械訓練擇有膽畧者爲之長使人自爲戰從之明年進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順義王撦力克自青海歸復求貢市經畧尚書鄭洛責令執送叛夻兊二順義聽命而議者多欲拒絕益都馮琦遺書世揚曰今天下所患者武夫言欵文士言戰當事言

欵旁覘言戰近冦言欵遠冦言戰大約齒牙間得利而已丈宜措置安靜規畫長久世揚遂與總督蕭大亨復許貢市自是以後撦力克益恭順惟別部時時要挾世揚操縱有方欵約益堅撦力克弟安兔史二婦翁也初誘虜二叛去不即輸罪世揚率兵出擊走之馬肺山下塞外長伸堡土地肥美有温偶騃者來求之世揚曰欵貢已三世矣向不求地今乃言此欲敗欵即執其人責之温偶騃錯愕徙帳去擺腰台吉擁鐵騎至塞下請增賞世揚使諭之曰漢過不先而欲挑釁惟有戰耳擺腰意阻使使來謝過不他失理

亦乞加賞千金順義爲請世揚曰不他先理忠順夫人子而王季父也年少忠順與王奈何縱使壞約順義無以應降丁有叛出塞歸大成比妓者與其使俱來索其孥世揚詰之曰若既闌出塞敢復來豈以中國無尺寸功耶立杖殺之使懼而返在鎮三載諸部以好來者即假辭色撫慰之即不遜必加譙讓暇則積芻粮蒐卒乘嘗若赴戰敵遣使問故世揚笑曰吾職也且王簡士馬吾不與知吾簡士馬而王使來不太怯乎且吾方以大信示人王無恐順義益加敬畏每款市輒戒部下無譁是時尚書石星以三鎮市賞

日增下關視科臣裁減衆畏敵無敢與語口北道叅
政王象乾有膽署世揚屬之象乾露坐市臺上更定
約束部衆大譁曰那顏安得是語我投鞭與漢堞平
可使退乎象乾厲聲曰而聽我金繒皆而有不則我
且閉關衆色動象乾故示不測叱咤風生又懸鵠百
步外一發命中衆驚服以爲神唯唯去總督大亨亦
裁大同山西市賞自十九年至二十四年三鎮餉費
共二十三萬餘兩而世揚所裁幾半朝廷嘉其功皆
賜金幣世揚以二十二年冬進左副都御史協理院
事明年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山

西軍務敵益習其威信邊境無事二十六年召還部以順義復款功加右都御史明年改協理戎政世揚推選營將分爲三等等均論官官均論薦薦均論資自是遂爲定格權制勲官非應襲者不得入營教習其後踈族白丁亦輒冐濫占用士馬世揚特請禁止又以前總督功進尚書母喪歸後閱視宣大者上其功加太子少保三十六年卒

論曰自嘉靖中葉迄於隆慶三十年間戎馬生郊宮闕震蕩譚戚首鎮薊門方王繼弭群醜吳兌鄭洛才猷敏練克終厥功自是以後約束既定疆圉以寧運

籌制敵之謀可謂偉矣學頗樹績東土佳徜定變浙
中洛奏功西要諸臣類皆顯迹邊陲諳暢兵事爲當
軸所知〻以典樞機外建節鉞國勢頗藉以爲重然
因循附麗物議隨之抑其功固未可泯也世揚後出
得免亦幸矣哉